

## 第二節 初期大乘經

### 第一項 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 (pp. 21–23)

從「佛法」——「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而演進到「大乘佛法」，要說明這一演進的過程，當然要依據初期的大乘經。「大乘佛法」有初期與後期的差別，是學界所公認的。然初期與後期，到底依據什麼標準而區別出來？

#### 一、大乘初期與後期之區別依據（兩大系的三時教說）(p. 22)

佛教思想的演進，是多方面的，

##### （一）虛妄唯識系《解深密經》(p. 22)

如《解深密經》卷 2（大正 16，697a–b）說：

初於一時，在婆羅痾斯<sup>62</sup>仙人墮處施鹿林中，<sup>63</sup>惟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sup>64</sup>

這是著名的三時教說。瑜伽學者依據這一三時教說，決定的說：第二時教說一切法無自性空，是不了義的。第三時教依三性、三無性，說明遍計所執性是空，依他起、圓成實自性是有，才是了義。

初時說四諦，是聲聞法（代表原始與部派佛教）。大乘法中，初說一切無自性空，後來解說為「無其所無，有其所有」：這是大乘法分前期與後期的確證。<sup>65</sup>

一切經是佛說的，所以表示為世尊說法的三階段。從佛經為不斷結集而先後傳出來說，這正是佛法次第演化過程的記錄。

<sup>62</sup>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13：

傳說：自稱人類、世界的創造者——最高神（印度名為「梵天」），殷勤的請佛說法：眾生的確難以度脫，但也有利根而可能達成解脫的。釋尊這才到迦尸（Kasi）國的波羅奈（Vārāṇasī），今 Benares，為五（位）比丘初轉法輪。

<sup>63</sup>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83（大正 27，917a17–b6）：

如所說：「佛於婆羅痾斯仙人論處施鹿林中，為憍陳那等轉正法輪。」問：「何故名婆羅痾斯？」答：「此是河名，去其不遠造立王城，是故此城亦名婆羅痾斯。」問：「何故名仙人論處？」答：「若作是說：『諸佛定於此處轉法輪者。』」彼說：『佛是最勝仙人，皆於此處初轉法輪，故名仙人論處。』」若作是說：『諸佛非定於此轉法輪者。』彼說：『應言：仙人住處，謂佛出世時有佛大仙及聖弟子仙眾所住，佛不出世時有獨覺仙所住，若無獨覺時有世俗五通仙住。以此處恒有諸仙已住、今住、當住，故名仙人住處。』」有說：「應言：『仙人墮處。』」昔有五百仙人飛行空中，至此遇退因緣一時墮落。」問：「何故名施鹿林？」答：「恒有諸鹿遊止此林故名鹿林。昔有國王名梵達多，以此林施與群鹿故名施鹿林。如羯蘭鐸迦長者，於王舍城竹林園中穿一池以施羯蘭鐸迦鳥，令其遊戲，因名施羯蘭鐸迦池。此亦如是故名施鹿林。」

<sup>64</sup> （原書，p. 23，註 1）《深密解脫經》卷 2（大正 16，673c）。

<sup>65</sup>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81：

《解深密經》的三轉法輪：初轉是（聲聞）「佛法」；二轉與三轉，就是「大乘佛法」的初期與後期。

**(二) 真常唯心系《究竟一乘寶性論》(pp. 22-23)**

**1、《究竟一乘寶性論》引述《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

《究竟一乘寶性論》卷1引(《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經(大正31, 822a)說：

諸佛如來……善知不淨諸眾生性，知已乃為說無常、苦、無我、不淨，為驚怖彼樂世眾生，令厭世間，入聲聞法中。而佛如來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為說空、無相、無願，令彼眾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而佛如來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復為說不退法輪，次說清淨波羅蜜行，謂不見三事，令眾生入如來境界。<sup>66</sup>

這是又一型三時教說。前二時說，與《解深密經》相同；第三「轉不退法輪」，意義有些出入。

**2、《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異譯本**

第三時所說，曇無讖(Dharmarakṣa)所譯《大方等大集經》作：「復為說法，令其不退菩提之心，知三世法，成菩提道」<sup>67</sup>。

竺法護(Dharmarakṣa)異譯《大哀經》<sup>68</sup>說：「斑宣經道，三場清淨，何(所?)謂佛界，而令眾生來入其境」<sup>69</sup>。

**二、兩大系所說之大乘初期與後期的比較(p. 23)**

**(一) 相異處——第三時教不同**

《解深密經》的第三時教，是對於第二時教——無自性空的不解、誤解，而再作顯了的說明。

《陀羅尼自在王經》的第三時教，是對第二時教——空、無相、無願，進一層的使人悟入「如來境界」(「佛界」)，也就是入「如來性」(「佛性」)。

第三時教的內容，略有不同。

**(二) 相同處——從「空」進入「不空」**

不過，《解深密經》於一切法無自性空，顯示勝義無自性性——無自性所顯的圓成實

<sup>66</sup> (1)《究竟一乘寶性論》卷1(大正31, 822a1-19)：「又復即於此《陀羅尼自在王經》中，說如來業已，次說不清淨大毘琉璃摩尼寶喻。…。善男子！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善知不淨諸眾生性，知已乃為說無常、苦、無我、不淨。為驚怖彼樂世眾生，令厭世間入聲聞法中。而佛如來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為說空、無相、無願，令彼眾生少解如來所說法輪。而佛如來不以為足，勤未休息，次復為說不退法輪，次說清淨波羅蜜行。謂不見三事，令眾生入如來境界。」

(2)《大方等大集經》(2)〈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大正13, 21c)

<sup>67</sup> (原書, p. 23, 註2)《大方等大集經》卷3(大正13, 21c)。

<sup>68</sup> 印順法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 4：

《大哀經》，8卷，晉元康元年(西元291)，竺法護譯出，與北涼曇無讖(Dharmarakṣa)所譯的，《大方等大集經》的〈瓔珞品〉、〈陀羅尼自在王菩薩經〉，為同本異譯。專論如來藏法門的《寶性論》，就是依本經而造論的。在《大哀經》中，有無垢寶珠喻，及初說「無常苦空非身(我)」，「後乃達空、無相、(無)願」，「次得成於不退轉(法輪)」。這是三時教：初說聲聞教，次說空相應教，後說不退菩提法輪。《大哀經》的三時教，與《解深密經》的三時教說，第三時的意趣不同。

<sup>69</sup> (原書, p. 23, 註3)《大哀經》卷6(大正13, 439c)。

性；《陀羅尼自在王經》，經法空而進入清淨的如來性：這都是不止於空而導入不空的。所以後期大乘，因部派的、區域的差別，有二大系不同，而在從「空」進入「不空」來說，卻是一致的。

## 第二項、初期大乘經部類(pp. 24–37)

在現存的大乘經中，那些是初期的大乘經？近代學者，大抵依據中國早期譯出的來推定。

### 一、早期傳譯大乘經的譯師(p. 24)

#### (一) 支婁迦讖、支謙、竺法護

早期來中國傳譯大乘經的譯師，主要有：

- 後漢<sup>70</sup>光和、中平年間（西元 178–189）譯經的支婁迦讖（Lokakṣema）；
- 吳黃武初（222–228）、建興中（252–253）譯經的支謙；<sup>71</sup>
- 晉泰始二年到永嘉二年（266–307）傳譯的竺法護（Dharmarakṣa）。

#### (二) 鳩摩羅什

早期譯出的不多，但沒有譯出的，不一定還沒有成立。而且，譯出時代遲一些，可能內容還早些，如鳩摩羅什（Kumārajīva）所譯的，比起竺法護的譯典，反而少一些後期的經典。

鳩摩羅什<sup>72</sup>所譯的，<sup>73</sup>代表他所宗所學的，與龍樹（Nāgārjuna）論相近。

◎龍樹的《大智度論》，傳說可以譯成一千卷。

◎《十住毘婆沙論》，只譯出十地中的前二地，就有十七卷。

這樣的大部，可能多少有後人的補充，<sup>74</sup>不過這兩部論所引的，也比竺法護所譯的，少一些後期的經典。這兩部論的成立，約在西元三世紀初；比竺法護譯經的時代，約早

<sup>70</sup> 後漢：東漢。劉秀稱帝，建都洛陽。為別於前漢，史稱後漢（公元 25–220 年）。

<sup>71</sup> 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7：

支謙自吳大帝黃武初（222）至建興中（252–253），在吳譯經，頗得朝野信重。孫權拜為博士，並敕輔太子。謙譯《字經抄》，有比丘參政之說，蓋即以自明其所行之當理者。謙承支讖之學，譯經三十餘部，重治《道行》、《首楞嚴》，於方等般若弘闡頗力，足為兩晉般若學之先導。

<sup>72</sup> 印順法師著，《般若經講記》，pp. 18–19：「鳩摩羅什，譯為童壽。父親是印度人，後移居龜茲國；母親是龜茲國的公主。母親生他不久，即出家做了比丘尼，什公也就出家。幼年，到北印的迦濕彌羅，修學聲聞三藏。回龜茲時，經過莎車國，遇到大乘學者須利耶蘇摩，於是回小向大。到得龜茲，已是英俊飽學的法師了。…。等到姚秦興起，國王姚興，信奉佛法，特派大兵攻西涼，這才迎什公到了長安。當時，佛教的優秀學者，都集中到長安，從什公稟受大乘佛法。什公一面翻譯，一面講學。所翻的大乘經論很多，如般若、法華、淨名、彌陀等經，智度、中、百、十二門等論，信實而能達意，文筆又優美雅馴，在翻譯界可說是第一流最成功的譯品。所以，什公的譯典，千百年來，受到國人的推崇，得到普遍的弘揚。」

<sup>73</sup>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82：「鳩摩羅什譯經，雖遲在西元五世紀初，但所譯龍樹的《大智度論》與《十住毘婆沙論》，是屬於西元三世紀初的論典。《論》中廣引大乘經，性質都是初期的，比西元三世紀後半，竺法護所譯的部分經典，反而要早些。」

<sup>74</sup> 佛典常有後人增廣的情形，以長阿含經為例。

印順法師著，《佛法概論》，p. 125：「漢譯的《長含·世記經》，廣說這些，但巴利本缺。與此大同的《立世阿毘曇論》，屬於論典，說是「佛婆伽婆及阿羅漢說」（論卷一）。可見釋尊曾部分的引述俗說，由後人補充推演，組織完成。」

五十年，竺法護就已譯過龍樹論了<sup>75</sup>。

**二、龍樹所引的大乘經：能明確知道，共三十七部；不能明確知道，有九部**

龍樹《大智度論》與《十住毘婆沙論》所引的大乘經，今略加推考，以說明代表初期大乘的，西元三世紀初存在的大乘經。<sup>76</sup>

**(一) 標舉經名的——共二十六部(pp. 24-28)**

1. 《大般若經》：《大智度論》說：「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sup>77</sup>。

**1、兩部《般若經》(pp. 24-25)**

論文說到了兩部《般若經》：

- 二萬二千偈的，是《大智度論》所依據的經本，一般稱之為《大品般若經》，與玄奘所譯的《大般若經》第二會相當。
- 十萬偈的，與奘譯《大般若經》初會相當。

**2、三部《般若經》(p. 25)**

論又說：「般若波羅蜜部黨經卷，有多有少，<sup>78</sup>有上中下：光讚<sup>79</sup>、放光、道行」<sup>80</sup>。龍樹說到了上、中、下三部，並列舉經名。又說：「如小品、放光、光讚」<sup>81</sup>，這也是三部說。

- 羅什譯的《小品般若經》，與漢支婁迦讖譯的《道行般若經》同本；與奘譯《大般若經》第五會相當。
- 《放光般若經》二十卷，是西晉無羅叉譯的。《光讚經》，現存殘本十卷，西晉竺法護譯。這二部是相同的，與奘譯《大般若經》第二會相當，也屬於「大品」類。

<sup>75</sup> (原書, p. 37, 註 1) 林屋友次郎《佛教及佛教史之研究》，pp. 291-300。

<sup>76</sup>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 82：「龍樹論所引大乘經，標舉經名的，共二十六部；沒有標出經名，而內容明確可見的，共八部；可能沒有譯成漢文的，有三部；還有泛舉經名的九部。」

<sup>77</sup> (原書, p. 37, 註 2) 《大智度論》卷 100 (大正 25, 756a27-29)：「摩訶衍甚多無量無限，如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

<sup>78</sup>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 627-628：

佛法是先有法門，經展轉傳授，然後編集出來；法門的傳授，是比經典的集出更早存在的。以「原始般若」來說，這是深徹的體悟——般若的悟入無生。這是開示悟入的教授，初學者是不容易信解持行的。在少數利根佛弟子的展轉傳授中，當時流行的菩薩思想中，被確認為菩薩的般若波羅蜜，不會再退轉（不退二乘）的法門。法門的傳授，是不限於一人的；經過多方面的傳授持行，到編集出來，那時可能已有大同小異的不同傳述，集出者有將之綜合為一部的必要。集出以後，有疑難的，附入些解說；有關的法義，也會增補進去：文段也就漸漸的增廣起來。

<sup>79</sup>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 593-594：

古代有一傳說：「光讚有五百卷，此土零落，唯有十卷」。《光讚》五百卷說，可能是十萬頌《般若》的古老傳說。

<sup>80</sup> (原書, p. 37, 註 3) 《大智度論》卷 79 (大正 25, 620a10-12)：「般若波羅蜜無量相故；名眾等言語章句、卷數有量，如《小品》、《放光》、《光讚》等。」

<sup>81</sup> (原書, p. 37, 註 4) 《大智度論》卷 79 (大正 25, 620a12)：「如《小品》、《放光》、《光讚》等」。

- 《放光》與《光讚》，或作《光讚》與《放光》，加上《小品》——《道行》，就是上、中、下三部。所以《放光》與《光讚》，只是上來所說的十萬偈本與二萬二千偈本；指《放光》與《光讚》為上、中——二部，不過譯者借用中國現有的經名而已。在造論時，《般若經》已有三部；十萬頌本也已經成立。

部類	偈本	二部《般若經》	三部《般若經》	《大般若經》
下本	八千偈本	小品般若經	道行	第四分、第五分
中本	二萬二千偈本	大品般若經	放光（同光讚殘本十卷） 82	第二分、第三分
上本	十萬偈本 <sup>83</sup>		光讚（傳說光讚五百卷） 84	第一分

2. 《不可思議解脫經》<sup>85</sup>：內容與《華嚴經》〈入法界品〉相合，<sup>86</sup>但漚舍那（Āsā）優

<sup>82</sup> 印順法師著，《永光集》，pp. 19–20：「《光讚般若經》，是晉太康七（西元 286）年，竺法護在涼州譯出的；到晉太元元（西元 376）年五月，才傳到襄陽，已是十卷的殘本。這是中本。」

<sup>83</sup> 《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 25，756a28–b4）：「〈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今此世人，壽命短促，識念力薄，〈小般若波羅蜜品〉尚不能讀，何況多者！」

<sup>84</sup> 吉藏法師《金剛般若疏》卷 1（大正 33，86b1–2）：「舊云：光讚有五百卷。」

<sup>85</sup> （1）（原書，p. 37，註 5）《大智度論》卷 73（大正 25，576c25–28）：

《不可思議解脫經》中說：「舍利弗、目連、須菩提等，雖在佛左右，以無菩薩根故，不見是大菩薩會及所有神通力，亦不聞佛說不可思議解脫。」

（2）另參閱《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 25，754b16–17）：「《佛說不可思議解脫經》，五百阿羅漢雖在佛邊而不聞，或時得聞而不能用。」

<sup>86</sup> （1）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 1005–1006：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唐般若（Prajñā）譯，簡稱為「四十卷本」。這部經，雖題《大方廣佛華嚴經》的通稱，而內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實只是「唐譯本」的〈入法界品〉第三十九的異譯。

（2）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 216：

〈入法界品〉的主題，是善財（Sudhana）童子的發心，向南方參學。依〈入法界品〉說：文殊師利（Mañjuśrī）到南方來弘化，首先「至福城東，住莊嚴幢娑羅樹林中，往昔諸佛曾所止住教化眾生大塔廟處」（唐譯《華嚴經》卷六二）。文殊在此處說經，善財也就從福城中來，發心修學。

婆夷為須達那（Sudhana 善財）<sup>87</sup>所說數目<sup>88</sup>，現行本別立為《阿僧祇品》。<sup>89</sup>

3. 《十地經》，《漸備經》<sup>90</sup>：與《華嚴經》的〈十地品〉<sup>91</sup>相當。<sup>92</sup>《十住毘婆沙論》，就是〈十地品〉偈頌的廣釋。
4. 《密跡經》，《密跡金剛經》<sup>93</sup>：與晉竺法護所譯《密跡金剛力士經》<sup>94</sup>同本，現編入

<sup>87</sup>（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大正 10，695a2-7）：

善財童子入普莊嚴園，周遍觀察；見伊舍那優婆夷，往詣其所，頂禮其足，遶無數匝，正立合掌，白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誘誨諸菩薩眾，願為我說。」

（2）《大智度論》卷 5（大正 25，94b13-95b25）：「如《不可思議經》中，漚舍那優婆夷語須達那菩薩言：諸菩薩摩訶薩輩，不為度一人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云何能盡知！」

<sup>88</sup>（原書，p. 37，註 6）《大智度論》卷 5（大正 25，94b-95b）。

<sup>89</sup>（1）《大智度論》卷 5〈1 序品〉（大正 25，94b15-c20）：「不為度一人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亦非為二、三乃至十人故，非百、非千、非萬、非十萬、非百萬，非一億十百千萬乃至億億。非為阿由他億眾生故發心，非那由他億，非阿耶陀眾生故，非頻婆羅，非歌羅，……，非漚波伽摩，非阿僧祇，非阿僧祇阿僧祇，非無量，非無量無量，非無邊，非無邊無邊，非無等，非無等無等，非無數，非無數無數，非不可計，非不可計不可計，非不可思議，非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非不可說，非不可說不可說。」

（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5〈30 阿僧祇品〉（大正 10，237b15-238b6）：「一百洛叉為一俱胝，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他，那由他那由他為一頻婆羅，頻婆羅頻婆羅為一矜羯羅，……，青蓮華青蓮華為一鉢頭摩，鉢頭摩鉢頭摩為一僧祇，僧祇僧祇為一趣，趣趣為一至，至至為一阿僧祇，阿僧祇阿僧祇為一阿僧祇轉，阿僧祇轉阿僧祇轉為一無量，無量無量為一無量轉，無量轉無量轉為一無邊，無邊無邊為一無邊轉，無邊轉無邊轉為一無等，無等無等為一無等轉，無等轉無等轉為一不可數，不可數不可數為一不可數轉，不可數轉不可數轉為一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為一不可稱轉，不可稱轉不可稱為一不可思，不可思不可思為一不可思轉，不可思轉不可思轉為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為一不可量轉，不可量轉不可量轉為一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轉，不可說轉不可說轉為一不可說不可說，此又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不可說轉。」

<sup>90</sup>（原書，p. 37，註 7）：

（1）《大智度論》卷 49（大正 25，411a27-b1）：「但菩薩地者，歡喜地、離垢地、有光地、增曜地、難勝地、現在地、深入地、不動地、善根地、法雲地。此地相，如《十地經》中廣說。」

（2）《大智度論》卷 29（大正 25，272a5-8）：「念本願故，亦十方佛來語言：汝念初發心時！又汝始得是一法門，如有無量法門，汝未皆得，當還集諸功德！如《漸備經》七地中說。」

<sup>91</sup>《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大正 10，209b25-26）：「佛子！此集一切種、一切智功德菩薩行法門品，若諸眾生不種善根不可得聞。」

<sup>92</sup>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1004：「六、《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西晉竺法護譯，與「唐譯本」的〈十地品〉第二十六相當。但在偈頌終了，多結讚流通一大段。七、《十住經》，四卷，姚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譯。八、《十地經》，九卷，唐尸羅達摩 Śīladharma 譯。《十住經》與《十地經》，都是《華嚴》〈十地品〉的異譯；末後沒有結讚流通，與〈十地品〉一致。」

<sup>93</sup>（原書，p. 37，註 8）《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59a）。又卷 10（大正 25，127c-128a）。

<sup>94</sup>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pp. 247-248：

在佛典中，確有一特殊之護法神而又恰巧為手執金剛杵者之密跡金剛力士，吾人當不能漠然

《大寶積經》第三會。

5. 《阿彌陀佛經》<sup>95</sup>：與漢支婁迦讖所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同本。唐菩提流志（Bodhiruci）所譯本，編入《大寶積經》第五會。<sup>96</sup>

6. 《寶頂經》<sup>97</sup>：「寶頂」是「寶積」的異譯；龍樹引用這部經處不少，與失譯的《大寶積經》等同本。《寶頂經迦葉品》，《迦葉經》<sup>98</sup>，是這部經的四種沙門等部分。現編入《大寶積經》第四十三會的，題為《普明菩薩會》。<sup>99</sup>

視之。在律部及《大涅槃經》等，多敘及有童子盜聽說戒，為密跡金剛之所擊殺。凡外道不答佛陀之詢問時，密跡金剛以金剛杵臨其頭上，「若不速答，碎汝頭為七分」，此事為《阿含經》中所常見者。…。大乘之《密跡金剛力士經》（編入大寶積經），謂釋迦會上之密跡金剛，即誓願護持千兄正法之法意太子之後身。現夜叉身，執金剛杵，而實為大菩薩，此即發小乘密跡金剛之本地者。密跡金剛力士，在小乘經律中，似為夜叉群，觀祇洹之畫像可知。吾國守護山門之哼哈（表示唔嗚叱吒之威聲）二將，猶其遺意。然在密跡力士會中，則又似指金剛眾中之一。《智度論》謂「五百執金剛神，是力士金剛手所現」。總之，執金剛杵之夜叉眾，不必盡為護法者。法意後身之密跡力士，則常示現為夜叉群以護正法；其護正法之夜叉，亦多加入此護法團，似為大乘佛教之共義。佛世繪兩（多數）夜叉於山門，中國塑一執金剛於佛前，固無不合理者（唯塑哼哈二將又塑護法韋馱，不免重複，亦可謂二將係散眾，韋馱是主體也）。隋吉藏誤以密跡金剛為樓至佛化身，此說至宋猶存；後人謂韋馱係樓至佛者，則又因循此說而誤傳者。密跡金剛力士，本以護侍釋尊，守護正法為事；一轉而為密部之金剛薩埵——秘密主，即以護持傳承密宗大法之身分而出現。此中演化之跡，實歷然可見。中國之護法韋馱，現天將身，執金剛杵，為佛教之特殊護法神，與密跡金剛力士之神格，最為相合，此法雲之所以以護法韋馱為密跡也。

<sup>95</sup>（原書，p. 37，註9）《大智度論》卷9（大正25，127a）。

<sup>96</sup>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二冊》，pp. 217-218：「專明阿彌陀佛淨土的經典，漢譯的有三部。

一、大本《阿彌陀經》，共存五種譯本，經考定為：1.《阿彌陀三耶三佛樓閣佛檀過度人道經》，二卷，（傳為吳支謙譯），後漢支婁迦讖譯。2.《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四卷，（傳為支婁迦讖譯，或作曹魏白延譯），吳支謙譯。這二部，是二十四願的古本。3.《無量壽經》，二卷，（傳為曹魏康僧鎧譯），晉竺法護譯。4.編入《大寶積經》的〈無量壽如來會〉，二卷，唐菩提流志譯。這二部，是四十八願本。《無量壽經》保存了「五大善」（五戒）及乞丐與國王的譬喻，可說是從二十四願到四十八願間的經本。5.《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三卷，趙宋法賢譯，是三十六願本。

二、小本《阿彌陀經》，有兩種譯本：1.《佛說阿彌陀經》，一卷，姚秦鳩摩羅什譯。2.《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一卷，唐玄奘譯。小本雖不說阿彌陀佛的本願，也沒有說到三輩（九品）往生，然敘述極樂國土的依正莊嚴，而勸人念佛往生，簡要而容易持誦，所以最為流通。

三、《佛說觀無量壽經》，一卷，宋晁良耶舍譯。立十六觀，九品往生，是屬於觀相念佛的。」

<sup>97</sup>（原書，p. 38，註10）《大智度論》卷28（大正25，266c）。

<sup>98</sup>（原書，p. 38，註11）《十住毘婆沙論》卷17（大正26，118c）。又卷16（大正26，110c）。

<sup>99</sup>《寶頂經》異譯本如下：

	譯者	經名	經號
1	支婁迦讖譯（179 CE）	《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	T 350
2	晉失譯（265-420 CE）	《佛說摩訶衍寶嚴經》一卷（一名〈大迦葉品〉）	T 351
3	秦失譯（年代不明）	《寶積經》〈普明菩薩會〉一卷	T 310
4	趙宋施護譯（986 CE）	《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五卷	T 352
5	劉宋沮渠京聲（ca. 464 CE）	《迦葉禁戒經》一卷	T 1469
6	梁曼陀羅仙、僧伽婆羅	《大乘寶雲經》〈寶積品〉	T 659



7. 《無盡意經》，《阿差末經》，《無盡意菩薩問》<sup>100</sup>：與竺法護譯的《阿差末菩薩經》同本。《論》上說：「寶頂經中和合佛法品中，無盡意菩薩於佛前，說六十五種尸羅波羅蜜分」<sup>101</sup>，可見這部經在古代，是屬於《寶積經》的部類。宋智嚴共寶雲所譯《無盡意菩薩經》，現編入《大集經》第十二分。
8. 《首楞嚴三昧經》<sup>102</sup>：古代一再翻譯，現存鳩摩羅什所譯的《首楞嚴三昧經》。
9. 《毘摩羅詰經》<sup>103</sup>：吳支謙初譯，題作《維摩詰經》。
10. 《般舟三昧經》，《般舟經》<sup>104</sup>：內容與漢支婁迦讖所譯的《般舟經》相合。
11. 《法華經》<sup>105</sup>：與竺法護所譯的《正法華經》相同。
12. 《持心經》，《明網菩薩經》，《網明菩薩經》，《明網經》<sup>106</sup>：內容與竺法護譯的《持心梵天所問經》相同。
13. 《諸佛要集經》<sup>107</sup>：文殊（Mañjuśrī）不能起一女人的三昧，與竺法護所譯《諸佛要集經》相合。
14. 《華手經》<sup>108</sup>：「十方佛皆以華供養釋迦文佛」，與鳩摩羅什所譯《華手經》相合。
15. 《三十三天品經》<sup>109</sup>：佛為目連（Mahāmaudgalyāyana）說：在十方恆河沙等無量世界，現種種國土化眾生的，「彼諸佛等皆是我身」，與竺法護所譯的《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相合。
16. 《放鉢經》<sup>110</sup>：彌勒（Maitreya）成佛時，文殊不知舉足下足事，與支婁迦讖所譯《阿闍世王經》相合。
17. 《賢劫經》<sup>111</sup>：「八萬四千諸波羅蜜」，與竺法護所譯《賢劫（三昧）經》相合。
18. 《德女經》<sup>112</sup>：佛為德女說緣起如幻，與竺法護所譯《梵志女首意經》相合。
19. 《毘那婆那王經》<sup>113</sup>：菩薩四無所畏，出於鳩摩羅什所譯《自在王菩薩經》。
- 20・21. 《龍王問經》，《龍王經》<sup>114</sup>：論上說：「阿那婆達多龍王，沙竭龍王等得菩薩道」；「娑伽度龍王十住菩薩，阿那婆達多龍王七住菩薩」<sup>115</sup>。應是竺法護所譯的

---

<sup>100</sup>（原書，p. 38，註 12）《大智度論》卷 27（大正 25，257b）。又卷 53（大正 25，442a）。又卷 20（大正 25，211c）。

<sup>101</sup>（原書，p. 38，註 13）《十住毘婆沙論》卷 16（大正 26，109c12-13）。

<sup>102</sup>（原書，p. 38，註 14）《大智度論》卷 10（大正 25，134b）。

<sup>103</sup>（原書，p. 38，註 15）《大智度論》卷 9（大正 25，122a）。

<sup>104</sup>（原書，p. 38，註 16）《大智度論》卷 29（大正 25，267a）。又卷 33（大正 25，306a）。

<sup>105</sup>（原書，p. 38，註 17）《大智度論》卷 7（大正 25，109b）。

<sup>106</sup>（原書，p. 38，註 18）《大智度論》卷 81（大正 25，631a）。又卷 20（大正 25，211b）。又卷 22（大正 25，227b）。又卷 28（大正 25，267a）。

<sup>107</sup>（原書，p. 38，註 19）《大智度論》卷 10（大正 25，128b）。

<sup>108</sup>（原書，p. 38，註 20）《大智度論》卷 10（大正 25，129b）。

<sup>109</sup>（原書，p. 38，註 21）《大智度論》卷 32（大正 25，302b-c）。

<sup>110</sup>（原書，p. 38，註 22）《大智度論》卷 38（大正 25，340c）。

<sup>111</sup>（原書，p. 38，註 23）《大智度論》卷 29（大正 25，271a）。

<sup>112</sup>（原書，p. 38，註 24）《大智度論》卷 6（大正 25，101c-102a）。

<sup>113</sup>（原書，p. 38，註 25）《大智度論》卷 5（大正 25，101a）。

<sup>114</sup>（原書，p. 39，註 26）《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 25，756b）。又卷 51（大正 25，424b）。

<sup>115</sup>（原書，p. 39，註 27）《大智度論》卷 39（大正 25，344a）。又卷 4（大正 25，92b）。

《海龍王經》，《弘道廣顯三昧經》——二經。

22. 《淨毘尼經》，《淨毘尼》<sup>116</sup>：佛告迦葉（Mahākāśyapa），內容與竺法護所譯《文殊師利淨律經》相合。
23. 《寶月童子所問經》<sup>117</sup>：念十方佛，與趙宋施護所譯的《大乘寶月童子所問經》相合。
24. 《三支經除罪業品》；「佛自說懺悔法」；「佛自說勸請法」；「隨喜迴向，此二事佛亦自說」<sup>118</sup>：所引文句，與梁僧伽婆羅（Samghavarman）所譯《菩薩藏經》相合。
25. 《如來智印經》<sup>119</sup>：佛說發菩提心的，有罪應墮落的，受報輕微，與宋失譯的《智印經》相合。
26. 《諸佛本起經》，《本起經》，《佛本起因緣經》，《菩薩本起經》<sup>120</sup>：「菩薩生人中，厭老病死，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漢竺大力共康孟詳所譯的《修行本起經》等為同類。<sup>121</sup>

※上來列舉的二十六部大乘經，是龍樹論所引用，而且明顯的標舉了經名。

**（二）沒有標出經名，而內容明確可見的——共八部(pp. 28–30)**

此外，還有引述經說，雖沒有標出經名，而內容確實可考的，如：

27. 《法鏡經》：《十住毘婆沙論》，引「佛告郁伽羅」一大段；及頭陀、阿練若法<sup>122</sup>，內容與漢安玄所譯《法鏡經》相合。<sup>123</sup>異譯本，傳為曹魏康僧鎧（Samghavarman）所譯的《郁伽長者問經》，今編入《大寶積經》第十九會。<sup>124</sup>

<sup>116</sup>（原書，p. 39，註 28）《十住毘婆沙論》卷 2（大正 26，28a）。又卷 15（大正 26，102b）。

<sup>117</sup>（原書，p. 39，註 29）《十住毘婆沙論》卷 5（大正 26，41b）。

<sup>118</sup>（原書，p. 39，註 30）《十住毘婆沙論》卷 6（大正 26，47b）。又卷 5（大正 26，45b–c）。又卷 5（大正 26，46a）。又卷 5（大正 26，46b–c）。

<sup>119</sup>（原書，p. 39，註 31）《十住毘婆沙論》卷 6（大正 26，48c）。

<sup>120</sup>（原書，p. 39，註 32）《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 25，756b）。又卷 46（大正 25，394b）。又卷 33（大正 25，308a）。又卷 38（大正 25，342a）。

<sup>121</sup>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章 第二節〉「第五項、佛本起經」，pp. 578–587。

<sup>122</sup>（原書，p. 39，註 33）《十住毘婆沙論》卷 7、8（大正 26，57b–63a）。又卷 16（大正 26，111b–115a）。

<sup>123</sup>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576：

安玄（西元 168–188）所譯的《法鏡經》中，已說到《三品經》，可見西元二世紀初，《三品經》——「三聚法門」已經成立了。這是大乘法中，最通俗最一般的行法，許多大乘經都說到這樣的行法。但說到原始的、先行的大乘，那是禮拜十方諸佛的「懺悔（滅業障）法門」。這一部分，比《阿彌陀佛經》等都要早些，約與《道智大經》的時代相近。

<sup>124</sup>（1）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 1045–1046：「

這部經，在現實的部派佛教中，傾向於理想的菩薩佛教。如菩薩在家的，受三歸、五戒、八戒。深厭家庭生活的穢惡，愛慕出家生活；對家庭、妻兒的穢惡，說得非常的強調。當時的寺院，是傳統的比丘僧。在家菩薩對出家比丘，恭敬供養，甚至割肉來治他的病。對不如法比丘，也尊重僧相（袈裟），不說他的罪過。在出家比丘中，有少數出家菩薩共住，出家菩薩也是受大戒的。這些，是當時佛教的事實。但法門的精神，是傾向於菩薩乘的。如說歸依聲聞、辟支佛，又說歸依不退轉菩薩，不歸依聲聞。經上說：「居家者，謂為居于一切眾勞[煩惱]，為居眾惡之念，為居眾惡之行，不化不自

28. 《諸法無行經》：「文殊師利本緣」——在過去生中，因為誹謗大乘深義，所以無量千萬億歲受地獄苦，但卻因此而「世世得利根智慧」<sup>125</sup>。出於鳩摩羅什所譯的《諸法無行經》。<sup>126</sup>
29.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大智度論》說：「有三種菩薩，利根心堅。未發心前，久來集無量福德智慧；是人遇佛，聞是大乘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時行六波羅蜜，入菩薩位，得阿鞞跋致」。又說：「如遠行，或有乘羊而去，或有乘馬而去，或有神通去者」<sup>127</sup>。乘神通而去的，就是利根（三類人）。《不必定入定入印經》，與論說完全相合。《不必定入定入印經》，元魏瞿曇般若流支（Prajñārucci），初次譯出。
30.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大迦葉聽了緊那羅王的琴聲，竟不能自主的起舞<sup>128</sup>。這件事，論文一再說到，是出於《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的。支婁迦讖初譯的，名《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31. 《阿閼佛國經》：《般若經》說到阿閼佛（Akṣobhya），《大智度論》也說：「阿閼佛初發心時，行清淨行，不休不息，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129</sup>，是直引《阿閼佛國經》的。《阿閼佛國經》，漢支婁迦讖初譯。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華藏世界品〉：《大智度論》說：「三千大千世界名一世界，一時起，一時滅；如是等十方如恆河沙等世界，是一佛世界。如是一佛世界數如恆河沙等世界，是一佛世界海。如是佛世界海數如十方恆河沙世界，是（一）佛世界種。如是世界種，十方無量」<sup>130</sup>。分世界為一佛世界，世界海，世界種，與「華藏世界」說相合。
33. 《離垢施女經》：《十住毘婆沙論》引「大智經，毘摩羅達多女問中，佛因目捷連說」一段<sup>131</sup>，與竺法護所譯《離垢施女經》相合。晉聶道真所譯的，名《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經》，編入《大寶積經》第三十三會。
34. 《持人菩薩經》：《大智度論》說「菩薩摩訶薩行四念處」一大段文<sup>132</sup>，與竺法護所譯《持人菩薩經》「三十七品第九」相同。

---

守，下愚凡人者為共居，與不諱人集會，是故謂為家也。」從在家的穢惡，說到身心的穢惡。如阿蘭若行，不只是住在空閑，而重在空無我的實踐。這都與佛法重實義的精神相合。

（2）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1052：

〈淨行品〉與〈郁伽長者會〉，表示了大乘（部分）的早期情形。〈淨行品〉，在寺院中出家、受戒，過著（部派佛教）寺院比丘的一般生活，而念念為眾生而立願。〈郁伽長者會〉，也在寺院中出家、受戒，而常在阿蘭若處修行。有時短期回寺院來，從和上、阿闍黎受經問法。都厭患家庭生活而傾向出家，大乘佛教在一般寺院中發展出來。

<sup>125</sup>（原書，p. 39，註 34）《大智度論》卷 6（大正 25，107a-108a）。

<sup>126</sup>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901：「《諸法無行經》，二卷，姚秦鳩摩羅什譯。異譯有《諸法本無經》，三卷，隋闍那崛多譯。這兩部譯本，大義相符。」

<sup>127</sup>（原書，p. 39，註 35）《大智度論》卷 38（大正 25，342c）。

<sup>128</sup>（原書，p. 39，註 36）《大智度論》卷 10（大正 25，135c）。

<sup>129</sup>（原書，p. 39，註 37）《大智度論》卷 79（大正 25，516b）。

<sup>130</sup>（原書，p. 39，註 38）《大智度論》卷 50（大正 25，418c）。

<sup>131</sup>（原書，p. 40，註 39）《十住毘婆沙論》卷 15（大正 26，102b）。

<sup>132</sup>（原書，p. 40，註 40）《大智度論》卷 19（大正 25，203b-204a）。

**(三) 舉出經名說到內容，尚未查出，也可能沒有譯成漢文的——有三部(p. 30)**

龍樹論引用的大乘經，有的舉出了經名，也說到了內容，但還沒有查出，與漢譯的那部經相同，或是沒有傳譯過來，如：

35. 《決定王大乘經》：「稱讚法師功德，及說法儀式」；為阿難說多種四法。又「決定王經中，佛為阿難說阿練若比丘，應住四四法」<sup>133</sup>。

36. 《淨德經》<sup>134</sup>：為「淨德力士」說菩薩尸羅<sup>135</sup>。

37. 《富樓那彌帝隸耶尼子經》：「佛語富樓那：若使三千大千世界劫燒若更生，我常在此（耆闍崛）山中住。一切眾生以結使纏縛，不作見佛功德，以是故不見我」<sup>136</sup>。

※上三類三十七部，是龍樹論所引用，可以知道內容的大乘經。

<sup>133</sup>（原書，p. 40，註 41）《十住毘婆沙論》卷 7（大正 26，53c-54a）。又卷 16（大正 26，114a-b）。

<sup>134</sup> 龍樹論所說的《淨德經》迨為《集一切福德三昧經》。部分比對如下：

（1）《集一切福德三昧經》卷 2（大正 12，a13-b21）：

爾時，佛告淨德力士：「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淨戒莊嚴？謂戒淨無缺、不捨學戒，愍於毀禁、極敬持戒，淨身三業、淨口四過、淨意三業，自成十善、教他十善，…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為集此戒，乃至失命終不毀犯，不為王位護持禁戒，不為生天、不為帝釋、不為梵王護持禁戒，不為封邑、不為自在、不為妙色護持禁戒，不為端正、不為名稱、不為讚歎、不為利養、不為恭敬、不為活命、不為飲食、不為臥具、不為病藥護持禁戒，不為眼色、不為耳聲、鼻香、舌味、身觸、心法護持禁戒，不依倚色、不依受、想、行、識護持禁戒，不依欲界、色界、無色界護持禁戒，不畏地獄、餓鬼、畜生、不為救護護持禁戒，不畏人道貧窮困苦護持禁戒，不畏天道貧窮苦故護持禁戒，不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迦樓羅、摩睺羅中貧苦惱故護持禁戒。

為佛種故護持禁戒，為住聽法如聞而行護持禁戒，為僧種故護持禁戒，為欲出過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故護持禁戒，為欲解脫諸眾生故護持禁戒，為安樂利益諸眾生故護持禁戒，欲住佛法故護持禁戒，欲轉法輪故護持禁戒，為集聖種故護持禁戒，為不斷佛法僧種故護持禁戒，為妙神通故護持禁戒，為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故護持禁戒，為神足變化應現無方護持禁戒。如是持戒，不毀、不缺、不穿、堅實、無所作為、具足成就、精妙無染、清淨香潔、智者所讚、諸佛所歎，如法修行堅固真實。

（2）《十住毘婆沙論》卷 17（大正 26，119b5-28）：

佛為淨德力士說。善男子。菩薩尸羅者。乃至失命因緣猶不破戒。不期為國王故持戒。不期生天故持戒。不期為釋提桓因不為梵天王不為富樂自在力故持戒不為名聞稱讚故。不為利養故持戒。不為壽命故。不為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生物故持戒。〔不依生等法者。不為生天人持戒。不自依持戒。不依他持戒。不依今世持戒。不依後世持戒。〕不依色不依受想行識，不依眼不依入不依耳鼻舌身意故持戒。不依欲界色界無色界故持戒。不為得脫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惡道故持戒。不為畏天中貧故持戒。不為畏人中貧故持戒。不為畏夜叉貧故持戒。…

三寶久住者。為不斷佛種故持戒，為轉法輪故持戒，為攝聖眾故持戒，為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故持戒，為度一切眾生故持戒，為令一切眾生得安樂故持戒，為令眾生到安樂處故持戒，為修禪定故持戒，為智慧、解脫、解脫知見故持戒。是事如《淨德經》中廣說。

<sup>135</sup>（原書，p. 40，註 42）《十住毘婆沙論》卷 17（大正 26，119b）。

<sup>136</sup>（原書，p. 40，註 43）《大智度論》卷 3（大正 25，79b）。

**(四) 泛舉經名的，內容不能明確知道——有九部(pp. 30-32)**

還有些內容不能明確知道的，

**1、可能有對應的漢譯大乘經(p. 31)**

如一、《雲經》，二、《大雲經》，三、《法雲經》，「各各十萬偈」<sup>137</sup>。其中《大雲經》，可能就是北涼曇無讖（Dharmarakṣa）所譯的《大方等大雲經》。《大雲經》現存六卷，或作《大方等無想經》，是《大雲經》的一部分。<sup>138</sup>

四、《六波羅蜜經》<sup>139</sup>。與吳康僧會所譯的《六度集經》同類。

五、《大悲經》<sup>140</sup>，不知與高齊那連提耶舍（Narendrayāśas）所譯的《大悲經》，是否相同？

**2、不能確定有對應的漢譯大乘經(p. 31)**

六、《方便經》，七、《彌勒問經》<sup>141</sup>，八、《阿修羅王問經》，<sup>(九、)</sup>《斷一切眾生疑經》<sup>142</sup>：經題通泛，又沒有說明內容，所以不能確定。<sup>143</sup>

**3、不是大乘經(p. 31)**

此外有《助道經》<sup>144</sup>，是龍樹《菩提資糧論》的本頌，不是大乘經。

**三、依《出三藏記集》所傳的古譯為主，來看龍樹所引用的大乘經(pp. 31-32)**

漢、魏、吳、西晉所譯的大乘經，對於譯者，有的不免傳聞失實。近代日本學者，有過不少的考正，但有些意見還不能一致。在本書中，不成重要問題，因為譯者可能有問題，而屬於古舊所譯，卻是不會錯的。

現在依《出三藏記集》所傳的古譯為主，來看龍樹所引用的大乘經<sup>145</sup>。

**(一) 漢、魏、吳所譯的，相同的共十三部(p. 31)**

漢、魏、吳所譯的，相同的共十三部：《兜沙經》，《般若經》，《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饨真陀羅經》，《阿闍世王經》，《寶積經》（《遺日摩尼寶經》），《阿閼佛國經》，《阿彌陀經》，《法鏡經》，《本起經》，《維摩詰經》，《如來慧印經》。

後漢安玄（西元 168—188）	《法鏡經》
後漢支婁迦讖（西元 178—189）	《兜沙經》，《般若經》，《首楞嚴經》，《般舟三昧

<sup>137</sup>（原書，p. 40，註 44）《大智度論》卷 33（大正 25，308a）。又卷 46（大正 25，394b）。又卷 100（大正 25，756b）。

<sup>138</sup>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83：「曇無讖（Dharmarakṣa）所譯《大雲經》，不知是否十萬偈《大雲經》的一分？」

<sup>139</sup>（原書，p. 40，註 45）《大智度論》卷 33（大正 25，308a）。又卷 46（大正 25，394b）。

<sup>140</sup>（原書，p. 40，註 46）《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 25，756b）。

<sup>141</sup>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83：

《彌勒問經》，可能與《大寶積經》的「四一會」或「四二會」相當。

<sup>142</sup>（原書，p. 40，註 47）《大智度論》卷 100（大正 25，756b）。又卷 46（大正 25，394b）。

<sup>143</sup>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83：「《方便經》，《阿修羅問經》，《斷一切眾生疑經》，內容不明。」

<sup>144</sup>（原書，p. 40，註 48）《十住毘婆沙論》卷 1（大正 26，25b）。

<sup>145</sup>（原書，p. 40，註 49）以下經名有「佛說」的，一概省略。

	經》，《佉真陀羅經》，《阿闍世王經》，《寶積經》（《遺日摩尼寶經》），《阿閼佛國經》，《阿彌陀經》 <sup>146</sup>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西元222—253）	《本起經》，《維摩詰經》，《如來慧印經》 <sup>147</sup>

### （二）西晉竺法護譯出十五部(pp. 31–32)

西晉竺法護更譯出十五部：《賢劫經》，《正法華經》，《密跡經》，《持心經》，《十地經》（《漸備一切智德經》），《海龍王經》，《弘道廣顯三昧經》，《持人菩薩經》，《阿差末經》，《諸佛要集經》，《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離垢施女經》，《文殊師利淨律經》，《梵志女首意經》，《舍利弗悔過經》（《菩薩藏經》初譯本）。

### （三）三秦譯出共四部(p. 32)

再加三秦<sup>148</sup>譯出的《華手經》<sup>149</sup>，《自在王經》<sup>150</sup>，《諸法無行經》，《羅摩伽經》<sup>151</sup>（《不可思議經》的部分古譯）。

<sup>146</sup>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二冊》，pp. 217–218：「大本《阿彌陀經》，共存五種譯本，經考定為：1.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二卷，（傳為吳支謙譯），後漢支婁迦識 Lokakṣema 譯。2.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四卷，（傳為支婁迦識譯，或作曹魏白延譯），吳支謙譯。這二部，是二十四願的古本。」

<sup>147</sup> （1）《歷代三寶紀》卷5（大正49，57b10–11）：「《慧印經》一卷（一名《慧印三昧經》，一云《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一云《寶田慧印三昧經》，與《如來智印經》同本異出。見竺道祖吳錄及三藏記）。」

（2）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897：「《慧印三昧經》一卷，吳支謙譯。異譯《如來智印經》，一卷，宋失譯。《大乘智印經》，五卷，趙宋智吉祥等譯。」

<sup>148</sup> 東晉十六國時期，國名為「秦」有三：

（1）公元352年氐族貴族苻健稱帝，國號秦，建都長安，史稱前秦。（西元351—394年）  
（2）公元386年，羌族貴族姚萇稱帝，亦國號秦，建都長安，史稱後秦。（西元384—431年）  
（3）公元385年鮮卑貴族乞伏國人稱大單于，其弟乾歸稱河南王，又改稱秦王，都苑川（今甘肅榆中北），史稱西秦。（西元385—431年）

※十六國：成漢、前趙、後趙、前涼、前燕、前秦、後燕、後秦、西秦、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南燕、北燕、胡夏。

<sup>149</sup> 鳩摩羅什所譯。

<sup>150</sup> 鳩摩羅什譯《自在王菩薩經》卷2：「自在王菩薩經」（大正13，930a26）

<sup>151</sup> （1）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 1004–1005：

《羅摩伽經》，三卷，西秦聖堅譯。經初，是「唐譯本」的〈入法界品〉的序起部分。從「爾時，善財童子從東方界，求善知識」以下，所參訪的善知識，與「唐譯本」從無上勝長者，到普救眾生妙德夜神部分相合；這是〈入法界品〉部分的古譯。題作《羅摩伽經》，不知是什麼意義！近代雖有所推測，也沒有滿意的解說。「羅摩伽」，經中也作「毘羅摩伽」，都是形容「法門」——「解脫」、「三昧」的。還有，善知識婆沙婆陀，喜目觀察眾生夜天，都說有咒語，這是「晉譯本」、「唐譯本」所沒有的。

（2）《翻梵語》卷2（大正54，993a15）：「羅摩伽三昧法門（譯曰羅摩伽者遊戲也）」；卷8（大正54，1037b8）：「羅摩伽國（譯曰戲行）。」

#### (四) 小結

總共三十二部。

可以說，龍樹引用的大乘經三十七部，除三部<sup>152</sup>不能考定的以外，幾乎都譯過來了！

#### 四、龍樹所未引用的大乘經(pp. 32-36)

研究初期大乘佛教，本書以龍樹所引用的為主要對象，然龍樹論所引用的，不可能是初期大乘經的全部。

##### (一) 漢、魏、吳所譯共十四部(pp. 32-33)

從我國現存的譯本看來，漢、魏、吳所譯的大乘經，除去重複的，還有十四部：

- |                          |    |                      |
|--------------------------|----|----------------------|
| 1 《明度五十校計經》              | 二卷 | 漢安世高譯 <sup>153</sup> |
| 2 《文殊問菩薩署經》              | 一卷 | 漢支婁迦讖譯               |
| 3 《內藏百寶經》                | 一卷 | 漢支婁迦讖譯               |
| 4 《成具光明定意經》              | 一卷 | 漢支曜譯                 |
| 5 《菩薩本業經》 <sup>154</sup> | 一卷 | 以下均吳支謙譯              |
| 6 《須賴經》 <sup>155</sup>   | 一卷 |                      |
| 7 《無量門微密持經》              | 一卷 |                      |
| 8 《私呵昧經》                 | 一卷 |                      |
| 9 《差摩竭經》                 | 一卷 |                      |
| 10 《七女經》                 | 一卷 |                      |
| 11 《老女人經》                | 一卷 |                      |
| 12 《孛經抄》                 | 一卷 |                      |
| 13 《龍施女經》                | 一卷 |                      |
| 14 《月明菩薩經》               | 一卷 |                      |

##### (二) 西晉竺法護譯出共三十五部(pp. 33-35)

西晉竺法護所譯的，法義與初期大乘相近，而龍樹論沒有引用的，共有三十五部，

如：

- |              |    |
|--------------|----|
| 1 《阿惟越致遮經》   | 四卷 |
| 2 《文殊師利嚴淨經》  | 二卷 |
| 3 《文殊師利現寶藏經》 | 二卷 |

<sup>152</sup> 印順導師說龍樹論引用的大乘經，有的舉出了經名，也說到了內容，但還沒有查出，與漢譯的那部經相同，或是沒有傳譯過來有三部經：35.《決定王大乘經》，36.《淨德經》，37.《富樓那彌帝隸耶尼子經》。其中《淨德經》應該就是鳩摩羅什所譯《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部經剩下二部經還沒有查出。

<sup>153</sup> (原書，p. 40，註 50) 本經現編入《大方等大集經》第十三分，或誤作「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sup>154</sup> 《華嚴經》〈淨行品〉的古譯。

<sup>155</sup> (原書，p. 40，註 51) 支謙譯本已佚失。竺法護譯有《須賴經》。

4 《等集眾德三昧經》	三卷
5 《大淨法門經》	一卷
6 《須真天子經》	二卷
7 《幻士仁賢經》	一卷
8 《魔逆經》	一卷
9 《濟諸方等學經》	一卷
10 《德光太子經》	一卷
11 《決定總持經》	一卷
12 《五十緣身行經》	一卷
13 《須摩提菩薩經》	一卷
14 《方等泥洹經》	二卷
15 《大善權經》	二卷
16 《無言童子經》	一卷
17 《大方等頂王經》	一卷
18 《文殊師利悔過經》	一卷
19 《滅十方冥經》	一卷
20 《無思議孩童經》	一卷
21 《寶網童子經》	一卷
22 《順權方便經》	二卷
23 《普門品經》	一卷
24 《如幻三昧經》	二卷
25 《彌勒本願經》	一卷
26 《乳光經》	一卷
27 《心明經》	一卷
28 《無所希望經》	一卷
29 《獨證自誓三昧經》	一卷
30 《無極寶三昧經》	一卷
31 《阿術達經》	一卷
32 《三品修行經》 <sup>156</sup>	一卷
33 《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	一卷
34 《光世音大勢至授決經》	一卷
35 《超日明三昧經》	二卷

**(三) 東晉譯出共九部(pp. 35-36)**

東晉譯出，而應歸入初期大乘的，有：

<sup>156</sup>(原書，p. 40，註 52)《出三藏記集》卷 2：「三品修行經一卷(安公云：近人合大修行經)。」即現在《修行道地經》的後三品——〈弟子(三品修行)品〉、〈緣覺品〉、〈菩薩品〉，是論體。



- |                  |    |        |
|------------------|----|--------|
| 1.《菩薩藏經》(《富樓那問》) | 三卷 | 秦鳩摩羅什譯 |
| 2.《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一卷 | 秦鳩摩羅什譯 |
| 3.《無量壽經》         | 一卷 | 秦鳩摩羅什譯 |
| 4.《演道俗業經》        | 一卷 | 失譯     |
| 5.《長者子辯意經》       | 一卷 | 失譯     |
| 6.《內外六波羅蜜經》      | 一卷 | 失譯     |
| 7.《菩薩道樹三昧經》      | 一卷 | 失譯     |
| 8.《黑氏梵志經》        | 一卷 | 失譯     |
| 9.《菩薩逝經》         | 一卷 | 失譯     |

## 五、結論(pp. 36-37)

### (一) 初期大乘經：共九十多部

上來總計，龍樹論引大乘經三十七部；漢、魏、吳譯的十四部；竺法護譯的三十五部；羅什及失譯的九部。在現存漢譯的大乘經中，除去重譯的，代表初期大乘經的，包括好多部短篇在內，也不過九十多部。

龍樹論所引用大乘經		37 部
龍樹論所未引用大乘經	漢、魏、吳譯	14 部
	西晉譯	35 部
	東晉譯及失譯	9 部
漢譯的初期大乘經		95 部

### (二) 附論

附帶要說到的，

#### 1、竺法護時代，後期大乘經已開始傳來了

一、竺法護所譯的，如《度世品經》，《等目菩薩所問經》，《如來興顯經》，都是大部《華嚴經》的一品。《大哀經》，《寶女所問經》，《寶髻經》，是《大集經》的一分。在《究竟一乘寶性論》<sup>157</sup>中，引用了《大哀經》<sup>158</sup>，《寶女經》，《如來興顯經》，以說明如來藏、佛性。

與竺法護同時的法炬，譯出了《大方等如來藏經》<sup>159</sup>，可見那個時代，後期大乘經已

<sup>157</sup> (1) 印順法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 343：「《究竟一乘寶性論》，是以三寶的寶性為主，這寶性亦即通常所說的一體三寶與常住三寶。」

(2)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一冊》，p. 175：「藏傳的《大乘最上要義論》(西藏所傳彌勒所造的五論之一)，就是漢譯的《究竟一乘寶性論》(本頌)，但漢譯所傳，是堅慧所造的。」

<sup>158</sup> 印順法師著，《如來藏之研究》，p. 106：「曇無讖(Dharmarakṣa)所譯《大集經》的〈序品〉、〈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竺法護(Dharmarakṣa)所譯的，名《大哀經》。這是《寶性論》所依的本經，在古人的心目中，這至少是與如來藏說有密切關係的。」

<sup>159</sup> (原書，p. 41，註 53)《出三藏記集》卷 2 (大正 55，9b-10a)。

開始傳來了。

## 2、費長房《歷代三寶紀》中對《大般泥洹經》的錯誤

二、支謙曾譯出《大般泥洹經》二卷，僧祐考訂為：「其支謙大般泥洹，與方等泥洹大同」<sup>160</sup>；「方等泥洹經[竺法護釋法顯]：右一經，二人異出」<sup>161</sup>。支謙的《大般泥洹》，是《方等泥洹經》的別譯，所以《歷代三寶紀》說：「此<sup>162</sup>略大本序分，哀歎品為二卷，後三紙小異耳」<sup>163</sup>，是不足信的！

## 3、關於《大雲經》

三、曇無讖譯出的《大雲經》，說到：「如來常樂我淨」，「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我涅槃後千二百年，南天竺地有大國王，名娑多婆呵那」；「如是眾生樂見比丘」<sup>164</sup> <sup>165</sup>：與龍樹的時代相當。龍樹論說到了《大雲經》，似乎早了一點，可能是後人附入龍樹論的。<sup>166</sup>

## 4、後期大乘經的興起時間

從後期大乘經的傳來，可推見（南方）後期大乘經的興起，約在西元 230—250 年頃。

<sup>160</sup> 《出三藏記集》卷 2（大正 55，14a5-10）：「般泥洹經(支識出胡般泥洹經一卷，支謙出大般泥洹經二卷，竺法護出方等泥洹經二卷，曇摩識出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釋法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方等泥洹經二卷，釋智猛出泥洹經二十卷，求那跋陀羅出泥洹經一卷)。

右一經，七人異出。其支謙大般泥洹，與方等泥洹大同。曇摩識涅槃，與法顯泥洹大同。其餘三部並闕，未詳同異。」

<sup>161</sup> （原書，p. 41，註 54）《出三藏記集》卷 2（大正 55，15a24-25）：「方等泥洹經(竺法護、釋法顯)。右一經，二人異出。」

<sup>162</sup> 指《大般泥洹經》。

<sup>163</sup> （原書，p. 41，註 55）《歷代三寶紀》卷 5（大正 49，57a24-25）：「大般泥洹經二卷(此略大本序分，哀歎品為二卷，後三紙小異耳。…)」。

<sup>164</sup> 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pp. 271-283。

<sup>165</sup> （原書，p. 41，註 56）《大方等無想經》卷 1（大正 12，1081a、1082c）。又卷 5（大正 12，1099c-1100b）。

<sup>166</sup> （1）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24：「龍樹的《大智度論》，傳說可以譯成一千卷。《十住毘婆沙論》，只譯出十地中的前二地，就有十七卷。這樣的大部，可能多少有後人的補充。」

（2）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p. 148-149：「提婆的弟子羅睺羅跋陀羅（Rāhulabhadra），曾在中、南印弘法。西藏所傳，羅睺羅跋陀羅著有《讚法華經偈》，《讚般若偈》。真諦傳說：羅睺羅跋陀羅有《中論註》。據吉藏《中觀論疏》說：「羅睺羅法師，是龍樹同時人。釋八不，乃作常樂我淨明之」。以八不緣起來解說大涅槃四德，與《大般涅槃經》續譯的「師子吼菩薩品」，以八不緣起為「正因佛性」，同一學風。這顯然是中觀學者，面對後期大乘經而加以會通了。《智度論》引用他的《讚般若偈》，可能是後人所附入的。龍樹，提婆，羅睺羅跋陀羅，三人有先後的師資關係，為漢、藏一致的傳說。

【附錄一】初期大乘經傳譯中國的主要年代（色塊部分）

秦	220 BCE 秦 206 BCE		
漢	205 BCE 西漢 25 CE		
	9 CE 新（王莽） 23 CE		
	25 CE 東漢 220 CE		
三國	220 CE 曹魏 266 CE	221 CE 蜀漢 264 CE	222 CE 孫吳 280 CE
晉朝	266 CE 西晉 316 CE		
	317 CE 東晉 420 CE	301 CE 十六國 460 CE	
南北朝	420 CE 南朝 （宋、齊、梁、 陳） 589 CE	439 CE 北朝 （北魏、北齊、北 周） 581 CE	
隋			
唐			
五代十國			
宋			
元			
明			
清			
民國			